

# 門邊文學

——二邊文學之一——



門

邊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100-1-1

徐

**徐訏：門邊文學（三邊文學之一）每冊定價港幣七元**

**南天書業公司（香港軒尼詩道一〇七號）出版**

一九七二年六月

### 三邊文學序

這本集子是雜湊的集子，無以爲名，名之曰「三邊文學」，因爲集分三編，每編一名，第一編曰場邊文學，第二編曰門邊文學，第三編曰街邊文學。

#### 一

自從科舉廢止以來，已經有半世紀以上的時間，可是科舉頭腦似乎始終留在我們「文學家」的靈魂裏。科舉時代，大家寫八股文，寫好八股文，中了進士狀元去做官，這在想做官的人原未可厚非，但他往往以爲天下文章已盡於八股文，場闌以外的文章，認爲都是引車賣漿之流的俚語俗言，不值一顧。

現在許多大學裏或研究院裏一些學生，也就除不了這套頭巾，他以爲天下文章，不在大學英文系中文系中，也一定在美國大學的寫作專修班裏，覺得自己生來就有一身絕技，才能進門入堂，留學上國。忽聽校外也有文學，不免大爲驚異，初則抓手挖耳，再則將信將疑，最後則叱之爲偏門左道，魔經邪說。從此天下太平，文學定于一尊。

這二者都認為文學為高高在上之物。錦繡文才，豈能流落平常人家。字字璣珠，必賴帝皇或上國題。他們因此要把文學說成高超神秘，好像文學是不染一點泥土氣息，或煙火姻緣的東西。

這種意識型態，前者可說是遺老，後者則是遺少。以前帝皇考選才子，欽定狀元探花。現在老闖選認才子，專送留美進修。形式不一，性質相同。被選者揚揚得意，原是人之常情，但以爲主子選「才」，其「才」乃唯「我」所有，此「才」必是與生俱來，與世無涉。這就有點可笑了。

因爲，事實上，文學起源於民間，生根於生活。文學家創作的泉源是生活，一個作家有生活才能寫作，死了就不能寫作。這是說，生活原是人的心智的來源，沒有生活就沒的心智，正如沒有營養，就沒有生命。可是遺老遺少們不承認這一點，他們認爲「文學」才能是天生的，與生活無涉，如說依賴生活，顯然是寫實主義的舊調。

可是我竟認爲「寫實」「象徵」「表現」「印象」……，不過是表現的方法與方向的名詞，這與文學的源泉是生活是毫無關係的。

近幾十年來，藝術上文藝上流派很多，如意象派、達達主義、惡魔派、未來派、現代派，在小說上有意識流，有反小說的小說，在戲劇上有荒謬劇，有迷幻藥文學藝術……趨勢所及，似乎都是遠離生活的姿態。可是按之實際，正是反映真實人生的另一面。從忠於自己觀察力的繪畫，走到忠於畫幅的繪

### III

畫，從忠於客觀世界的小說，到忠於內心流動變幻的小說，從邏輯的推理的世界的到紛亂無意義的現實都是隨着時代的發展以及科學註釋的變易的自然趨勢。這些文藝上的表現只是多方面的不同角度不同層次的現實的表現，這也正是人間的，而不是非人間的。最想逃避現實的思想與情感，正是對現實最有反應的思想與情感。

我是一個凡人，所說明是凡人的意見。文藝上千紅萬紫的花果，正是人間的千變萬化的人與人生，其創作動機與意義，都是根植於生活的泥土之中，藝術之可貴，就在它出於泥而不污。藝術家是人，是必須呼吸空氣，吃糧食，穿衣服，追求異性的人，他一定是他的父母所生，有一個隨時病倒隨時死去的肉體，而他是在人類生活中生長的人，所以他的作品永遠逃不出他的生活。

但這些話竟是場闡文學家所不願聽也不願接受的，因為它揭穿了他們的「狀元」「探花」的紙面具。他們只有把文學說成神秘高貴，高不可攀，才顯得自己的異乎常人。現在聽到文學是與人間的生活在一起，並不是雲端的亭台樓閣，這自然是有損於他們的尊嚴與面子，自不免詫異慌張痛恨起來。這沒有別的，這只是因為欽定的「高超」「華貴」與自認神秘的都被拆穿，仙骨照成骷髏，廟堂變成了市廛，拍胸撚鬚的天才，還原成母親或母牛的奶汗，而奶汁不過是「性生活」的現實。

本來場外的人很多，有的遠在階下，以為場闡之中都是英豪，高調必有根據，文藝豈敢亂碰。而我

偏在場邊，看清楚闌中慌張悲恨面紅耳赤的嘴臉，不免寫了些閒文雜學，因此名之爲「場邊文學」。

## 二

世上好像有不少「文學入門」的書，我年輕時因爲要入文學之門，也讀了不少，但似乎越讀越在門外。多年以後，才恍然大悟，原來根本上天下並無「文學之門」。「門」是有的，但不是文學之門，而是文字之門，是技術之門。

這不但是文學，一切藝術都是如此，老師能教的是技術與形式，是表現的方法。藝術則是從感受而來，感受是從生活而來，我們要表達感受，就要通過媒介——文字、聲音、顏色、線條與通過我們的技術——寫實，象徵，暗示，解剖……

這些工具，這些技術，都有門可入。而藝術則是無門之門，是四通八達的原野，是到處是路的海洋，只要有誠意有勇氣有愛好有興趣，它怎麼摸也就摸進去了。

但是我看到成撮的人搭起牌樓，高掛文學藝術招牌。爲首者，頭戴博士帽子，腰纏文學字典，打鑼敲鼓高呼：「欲進文學之門，『沿此路過』。」

於是我又看到一羣年輕人在那些門口排隊：他們想進文學之門。

「你有讀過『文學入門』麼？」

「讀過。」

「是不是讀我所編的？」

「不是吧。」

「那麼買一本去讀去，十二元八角，學生八折優待。」

.....

於是我看見果然有人「入門」了。

兩年後，有不少書出來。

有名的兩本，一本是：

「莎士比亞悲劇中所借用的中文、意文、法文、丹麥文、荷蘭文的研究。」一本是：

「紅樓夢裏林黛玉的眼淚的份量與曹雪芹的文學天才。」

這兩書的作者馬上成「文學家」，分任中西文學協會正副會長。

這也就是所謂門內文學。

而我偏在門邊，也竟有在門外的人以爲我從門內出來。他們要同我談談文學，我說：

「我能談的恐怕只是門邊文學。」

「門邊是不是旁門左道的意思。」

「也許是的。因為我看不見文學的『正』門『右』道。」

「那麼你就談談門邊文學吧。」

因此，我的第二編，稱之爲門邊文學。

### 三

魯迅曾經說他的雜感文集是深夜街頭擺着的小攤，所有的無非是幾個小釘，幾塊瓦礫。但他希望並相信有些人會從中尋出合于他用的東西。我這裏收集的文章，自稱爲「街邊文學」，自有仿效先賢之嫌疑。實則我的街邊文學的意思並不是如此。

我想文學中最高貴的當然是廟堂文學。第一等的廟堂文學是嵌在廟堂的高牆厚壁上的石碑文學，有的是對於先聖先賢的讚美，有的是先帝先皇的傳略，先烈先傑的紀載，有的對於列祖列宗的表揚。第二等廟堂文學是壽屏壽幛掛在中堂上供人欣賞的，或者是碑文墓銘，雖是石刻在山野之間，但拓本則傳流於名人之手。低於廟堂文學的是客廳文學，那如有錢人周遊世界以後，回來寫了卅四國遊記，裏面有各地

風光的紀錄，各地實業的考察，還有許多照相圖片，包括他在好萊塢與艷星一同照的，在英國皇宮前與御林軍在一起照的，在希臘與前甘尼地夫人握手的，在北京有劉少奇夾雞給他的……精印精裝，出版後放在客廳裏，任人翻閱，以收美譽。

客廳文學以外，則是課堂文學。內容雖常東抄西襲，外表則是富麗堂皇，名人題簽，同事寫序。上獻已故祖宗，下傳入門弟子。或標大學講義，或標博士論文。印刷費來自基金會津貼，派作課本，買主年年難却。課堂文學以次，則是沙龍文學，「沙龍」雖似「客廳」，但新舊大小有別。沙龍中往還都是文學家、詩人，電影導演、明星、以及大家閨秀、小家碧玉……大家都會點洋文，嘖嘖一室，喳喳有聲。這裏的文學則印成書本，或刊在文學刊物上，一本出來，互相餽贈，你說我是Henry James第二，我說你是T. S. Eliot再世。咖啡一杯，香煙一支，天才橫溢，笑容滿面。沙龍文學之外，則是書店文學，這些作者，無黨無派，自寫自印，求知己的顧客，尋讀者於陌生。最低等則街邊文學，那是文章刊在報屁股上，報紙冷落地躺在街邊的攤上。有人買了一張報紙，在等情人的路角，翻了一翻，既感覺痛，也不覺癢；有人看看新聞，讀讀「馬經」，視「大作」於無覩，覺「廢話」之多餘。還有人專讀武打與愛情小說，覺得雜感短文，不外是破銅爛鐵，決不會是高爐煉鋼之結晶或女媧補天的餘滴。而我竟也身躋街頭，耳染目濡，有時不免東寫西寫，現在集在一起，故名之曰「街邊文學」。

# 門邊文學目次

## ——主選文學之一——

|                  |     |
|------------------|-----|
| 三邊文學序·····       | J   |
| 諧和論的信念與自由主義····· | 一   |
| 牢騷文學與宣傳文學·····   | 七六  |
| 大陸文藝的命運·····     | 九三  |
| 中國大陸觀光漫感序·····   | 一一八 |
| 樂於藝序·····        | 一二五 |
| 音樂的欣賞與藝術的享受····· | 一三一 |
| 美國短篇小說新輯序·····   | 一三七 |
| 一朵小白花序·····      | 一四八 |

|               |     |
|---------------|-----|
| 古道斜陽再版序·····  | 一五四 |
| 悼吉錚·····      | 一五七 |
| 吉錚的「拾鄉」·····  | 一六五 |
| 風蕭蕭初版後記·····  | 一七二 |
| 四十詩綜初版後記····· | 一八〇 |
| 全集後記·····     | 一八二 |
| 傳杯集序·····     | 一八六 |
| 懷璧集序·····     | 一九一 |
| 從寫實主義說起·····  | 一九三 |
| 天才的容納·····    | 二〇六 |
| 難產的時代·····    | 二一五 |
| 待誘發的天才·····   | 二二一 |
| 老搗的感慨·····    | 二二六 |

|                    |     |
|--------------------|-----|
| 論戰的文章與罵人的文章·····   | 二三一 |
| 性美·····            | 二三九 |
| 惡活不如好死·····        | 二四六 |
| 水泥縫裡的小草·····       | 二五一 |
| 政治的要求與文藝的要求·····   | 二五九 |
| 文學審查與文學統制·····     | 二六九 |
| 看中國電影·····         | 二七五 |
| 史坦尼斯拉夫斯基與平劇改革····· | 二八一 |
| 寫在中國藝術歌曲之夜的前面····· | 二八八 |

# 諧和論的信念與自由主義

## ——序人類的呼聲——

一

這是一本經過曲折的路綫從中共治下的中國帶出來的著作。這本著作的作者是陸印陶，（日譯本誤作陸卯陶）同他合作還有三個不署名的人士。陸印陶是一個學音樂的知識份子，曾在音樂院担任教職。後來他放棄了教書，想做點自己想做的事，他就開始同幾個朋友寫出這麼一本書。自然，寫這本書的動機是遠在多年以前，自從一九四九年中共統制中國以後，他與朋友們耳聞目覩中共之所言所行，常常討論到哲理的與政治上的問題，這本書正是這幾個有勇氣思索的知識份子的學習反省摸索討論的結晶，而陸印陶則是一個實際執筆的人。

在這個時期，陸印陶有一個外國朋友，他是在一個商行裏任職的，後來那個商行被迫結束，那個朋

友就離開了中國，可是到一九六一年，他又回到中國，並且看到了陸印陶，陸印陶就託他設法把這本原稿帶到海外。自然，那位朋友自己是無法攜帶這樣一本稿子離境的，他就拜託他們駐中國的外交界朋友幫忙帶出來。那位朋友，後來到了東京。日本經濟往來社社長下村亮一先生就是在東京獲得這本稿子，他請了藏居良造先生譯成日文，於今年十月十日就出了日文版。

下村亮一先生於接到這部稿子後，就輾轉的託人同我聯絡，希望我可以看看這部稿子，爲他整理一下。真不巧，那時候，我正到紐約出席筆會，我當時寫信給下村亮一先生，告訴他我打算在回程中經過日本，我會在那面耽幾個星期，因此我們就約定在日本見面；可是我在美國一耽就是兩個月，於八月二日才到東京。

下村亮一先生把陸印陶的稿子給我看，我初步發覺的是作者的文字顯然不很通順顯豁，後來又看出作者的理論前後重覆的地方太多。可是細讀一下，又覺得作者顯然是在很不安的情緒，或者甚至可說並不十分正常的心理之下寫成的。要整理這樣一本著作，免不了要重寫一過，可是重寫以後，作者在作品中所透露的這種不安的情緒，矛盾的激動，鬥爭的氣氛，以及甚至不十分正常的心理狀態，也就無法保住了。因此我提議要出版還是索興保住原作的原狀，但是，如果要問我可以爲這本稿子作點什麼，我說，我倒是很高興爲它寫一篇序。

這樣答應下來以後，我腦子裏始終有了這一個負擔；離開日本後我又到台灣，耽了一個多月，雖是忙於另外的雜務，但時常想到爲這部「人類的呼聲」寫序的事情。我自然也注意到書店裏以及圖書館裏有關於陸印陶所論及的問題一些書籍。我是必須回到香港後才能安心地動筆，而我是答應於十一月底交卷的。

十月初我回到香港，正是下村亮一先生把陸印陶的原稿複印本託人帶到了香港的日子，我才細細地重新地把它讀了兩遍，而我也接到了藏居良造、山田友二、本鄉賀一三位先生譯的日譯本，接着我又聽到台灣徵信新聞已經請人從日譯本轉譯成中文而發表，香港的香港時報也轉載了一部分。我也聽到有幾個朋友同我談起，大家似乎都以爲原作是英文寫的。

而我的序文還未脫稿。

這種種曲折的經過，倒有點像傳奇性的故事，我寫在這裏，也可說是序文的序言了。

## 二

陸印陶的書名爲「人類的呼聲——人類和平革命運動宣言」，從這個書名看，已經可以知道這不是一本學術的著作，而是一種政治的呼籲。但是它也和共產黨宣言一樣，裏面包括很多思想性的問題。而

且，所謂宣言，正是行動的先聲；作者的目的是要掀起一個和平革命運動。但是和平與革命又是一個矛盾的概念。發表一個宣言，掀起一個運動，目的既是革命，怎麼還能談到和平呢？

作者的用意，在讀了他的書以後，是不難明白的。他的革命的對象是共產黨，或者說是共產主義，他的主張。是和平的，至於革命的手段或方法是不是和平，作者則沒有提出具體的主張。但他認為不用流血革命，這個共產主義的「集體」奴役制也是會倒的。

作者雖是想在哲學思想上及政治思想上否定共產主義，但是作者整個的思路與思想的典型，並沒有離開共產主義的一套。他在辯證法唯物論以外，並沒有接觸到其他的思想，他的所謂「社會倫理政治學」，祇是用道德指導政治的空想，沒有建立成一個學理上的體系，他也談到民主與自由，而他對於民主自由的概念可謂一無所知；關於他的空想的幸福社會，實際上早已存在於進步的民主國家中，他也一無所知。我在這裏並不是在怪作者的無知，而只是同情作者的處境，作者是有懷疑的勇氣與求真理的熱誠的，作者是渴望世界的和平並想對和平運動有一種貢獻的人，但是他聽不到任何其他的思想，讀不到其他的書，他只能在與幾個同水平同環境的人，討論到他所見所聞中存疑的東西，他開始自己作一個解答，他構成了一個模糊的世界觀人生觀與歷史觀。

在作者冗長的論述中，作者是思路很紊亂，但歸納他的所想所信的，實際上是可以很簡單的語言